

哈哈集

中华小品文库

由天津电视台、广西电视台、深圳电视艺术中心以及西安电视台等九个单位举办的「哈哈集」电视喜剧小品联播，是八十年代中国荧屏的一个创举。本书从近几年来拍摄及写出的近百个电视喜剧小品中选出二十多个精品，辑录成册。相信它对普及和推广电视喜剧小品的作用。艺术形式定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仲仁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哈哈集

(电视喜剧小品专辑)

钟仁 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004号

哈哈集

仲仁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窄32开本 5.75印张 103千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419—3066—0/J·26

定 价: 2.40 元

《中华小品文库》总序

当今中国之艺苑里，有一种新的艺术样式正在悄悄崛起，这就是“小品”。

小品，原本是戏剧院校和剧团培训、考核表演人员的一种教学手段。经过我国艺术家的精心改造，从八十年代起，它以原来的“教学小品”为基础，吸收了哑剧、相声、独角戏、二人转的营养，融汇了话剧、戏曲、影视、音乐、舞蹈、杂技、体育表演、时装表演、动画艺术的某些形式和技法，使之既从“教学小品”的母体中脱颖而出，又与人们熟悉的“小戏”拉开距离，从而创造出一种崭新的独立的艺术样式——“表演性、比赛性小品”。喜剧小品一经电视媒介传播，立刻出现了万人空巷、争相观赏、街谈巷议的热潮。看惯了约定俗成的“大戏”，对传统艺术样式积攒了够多的审美疲劳的中国当代观众，用掌声、笑声、赞词和选票对它表现出久违了的热情，从而在中国大陆上出现了旷日持久的“小品热”。

为了给这一席卷神州大地的艺术创作和社会审美热潮火上浇油，我们决定编纂一套《中华小品文

031130

库》。我们设想，以选收全国各地不断涌现出来的优秀小品的文学脚本为主，兼及有关小品的理论和资料著作。每本五至十二万字，第一批十本，力争1992年出齐。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源源不断地编下去，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华小品”集大成之“文库”。

亲爱的读者，希望您在捧读《文库》时，不要忘记为小品这株艺苑奇葩添上一杯土，洒上一瓢水。

《中华小品文库》编委会

1991年

目 录

1. 孤岛..... 吕宏强 (1)
2. 马小哈新传..... 彭名燕 (14)
3. 王老闷儿轶事..... 锦 云 (31)
4. 女人..... 吕宏强 (45)
5. 胖胖之家..... 穆守荫 (59)
6. 风波..... 郑定宇 (97)
7. 晨曲..... 高钦贤 (109)
8. 鞋..... 高钦贤 (113)
9. 皮皮趣闻..... 李治邦 (120)
10. 小猫咪..... 高钦贤等 (146)
11. 特别快车..... 张光新 (154)
12. 沾光..... 高玉琮 (160)
13. 怪圈..... 吕宏强 (167)

孤 岛

吕宏强

一辆驮着个大服装包的××牌轻骑迎面驶来拐弯后抽滤巷深处驶去。远处古城墙依稀可见。轻骑煞车不灵，骑车者好不容易才煞住了车，但还是将堆在门口的一堆啤酒瓶和易拉罐碰得四面开花。

一座砖柱子土坯墙结构的大杂院。

骑车人：“咋啦！？小巷也塞车。”

收破烂的人一边收拾一边说：“对不起，对不起，刚收下的，没顾上装车。”骑车人等不及收破烂的人收拾，踢开条路往里进。

轻骑碾在一啤酒瓶上，偌大个服装包重心不稳，骑车人差点来个狗吃屎。

收破烂的人赶紧上前扶住。

骑车人：“还收破烂不？”

收破烂的人：“收，钱多了不烧手。”

院内。骑车人的妻子从屋内出来，殷勤地拉住

丈夫的车。

骑车人：“亲爱的，把那些破烂卖了。”

其妻：“芝麻点小钱咱还要？”

骑车人：“要！一分钱也是钱。”

(OS)“涝糟胚！”“热包子来啦。”“酱油醋！”喊声此起彼伏，煞是好听。

骑车人的妻和收破烂的在讨价还价。

骑车人妻：“一毛八。”

收破烂的：“一毛五。”

骑车人妻：“一毛七。”

收破烂的：“一毛五”。

骑车人妻：“你再让一分。”

收破烂的：“好，一毛六就一毛六。”

骑车人妻：“走，跟我去取。”

收破烂的拾起麻袋：“有多少？”

骑车人妻：“俩。”

收破烂的：“俩！？”

骑车人妻：“对了，只有一个了，原来有俩，昨天让儿子打了一个。”

收破烂的转身就走。

骑车人妻：“哎哎，你这是什么态度？”

送煤女人入画：（叫出口）“拴柱他妈，您的煤来嘞！”

骑车人的妻子：“人不在吧，搁在她门口。”

骑车人手绕绳子：“这不成，天阴啦。嫂子别

急，我给你挪个地方。”

送煤女人：“我自个来。”

突然一个打足气的足球飞来，正巧砸在送煤女人的下巴上。

送煤女人：“弄啥，弄啥。吃饱了撑的！我下巴本来就歪，砸也砸不过来。都是啥东西！”

骑车人的妻子是位业余女足，球滚到她的脚上，她轻巧地一勾，球向门外飞去。“都到门外玩去！”

跟着球进来的小泥猴们像在球门前一般，又跟着球向门外奔去。

(OS) “赵家媳妇，锅溢了！”

骑车人的妻子：“哎哟，我的黑米粥。”

窗台上一架录音机，指示灯闪烁着，刚才发出的一切的嘈杂声音仿佛是从它那里发出来似的。

张三随手提起，走出大院。

一座高低宽窄，参差不齐的楼房。

张三提着录音机走入一座新落成的大楼，走入他的新居。推出字幕：

孤 岛

1. 张三家

录音机指示灯在闪烁着，播放的是大杂院嘈杂而别有一番韵味的吵吵声。

张三和他的儿子对头睡着。张三睡得特别香，咂嘴弄舌，表情丰富。

一枝入画，关掉了录音机，张三醒来，但见是

一枝，仍佯装睡着。

一枝手抓钱包，走到家用小黑板前，擦掉了丁丁的儿童画，用粉笔头写了几个像狗爬一样的字：我去买房盗门（请注意这“房”字是一枝写错的）。

一枝出门，回头。

张三和丁丁头对着头睡着，床头上摆着一副儿童手铐。

一枝想起什么，轻手轻脚过去，拿起手铐，分别铐在张三和丁丁的手腕上，忍着笑出画。

2. 张三起来，掏出钥匙启开了手铐，铐在暖气管上，他亲了一下丁丁。走到黑板跟前，端详一枝写的字。张三摇头，拿红粉笔在“房”字上打个大叉叉。换上了“仿”字，嘴里自言自语出画：“素质太差，连这样简单的字都不会写。”

3. 张三走出楼门。

一披挂颇洋的小妞，扛着一大纸箱直来。

张三：“嗨，这箱东西够沉的。”

小妞：“你想干什么？这有什么沉的。”

箱子压了她一个趔趄。

张三：“来，我帮把手。”

小妞：“要小费？没有。”

说着扭秧歌似地钻进楼洞，沿着防盗门这一扭曲的长廊往上爬着。张三仰头跟着。

小妞一脚踩在谁家门口的踏垫上，滑向对面的防盗门，撞得哐当一响，整个楼房都带着回声。

小妞好不容易扯正身子，谁知道又把另一家墙上挂的“请换鞋”的木牌子给蹭了下来。

小妞刚想躲开，又踩住第三家的拖鞋，还绊了个跟头。

箱子里的宝撒了一地，小妞顾不上拾，一边喘气，一边揉着压痛的脚脖子。

一直跟着看的张三想帮忙，摇头出画。

4. 公用水池边

胖嫂吃力地拧着床单。

张三上前：“嫂子，咱俩一块拧，省劲儿。”

胖嫂：“甭替我操心，我不怕人看见……”

张三：“我是怕你……”

胖嫂：“在这儿洗，我是经过家委会主任批准的！”

张三：“用水还批！？我是，我不是，啊，明白了吧。”

胖嫂一脸不高兴：“你以为我擦大伙的油，是不是？告诉你，我家下水道堵了。光头上的虱子有啥不好明白的。”

张三：“好，好，好，您老慢慢洗。”

张三搭讪着离去。随着一声“我当然还要洗”水溅得张三满身满脸。

5. 室内。丁丁带着铐子隔窗外望。

6. 张三情绪低落地住回走。突然一件高级羊毛背心从天而降，正巧落在他的头上。

张三笑了，“没事儿，一会儿就干啦！”

张三再看，周围根本没见人影。他从头上拽下来，高喊：“谁家的羊毛背心掉下来了！”

7. 楼上一窗口探出来一个长毛披发年轻人的头，立即快速地缩回去。

8. 张三拎着羊毛背心进屋。

张三：“去，上楼问问去，谁家的羊毛背心丢了。”

丁丁不语。

张三：“我给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丁丁还是不语。索性闭紧了眼睛，他那对大耳朵神奇地动着。

张三：“懒骨头一大块，我是让你去啊！”

丁丁摇晃着被铐着的手。

张三这才恍然大悟。他拍了一下丁丁的屁股，正准备给丁丁启开手铐，突然间停住了。

丁丁：“爸爸，你快一点啊！”

张三：“你是你妈的，这可是个原则问题了，得等她回来才能开。”

丁丁：“我要尿尿。”

张三：“我儿你再坚持几分钟，等你妈回来给你解，谁家的羊毛背心我去问去。”说完，拎起羊毛背心出门。

丁丁把手铐晃的直响。

9. 张三上到二楼。敲门。按铃没有人答茬儿。他看了看地上的几双拖鞋，明白了。悻悻然上了三楼。

10. 一层三家。家家防盗门紧闭。

11. 四楼的一家防盗门前，门口有一双鞋，张三兴奋地按铃。

门内，胖嫂从猫眼里向外看。

胖嫂：“你找谁？”

变了形张三：“找你！”

胖嫂开门。

胖嫂：“又是你，咋，来修水管？”

张三：“我拣了件东西，看是不是你家丢的？”

胖嫂：“拿来我看。”

张三：“你这铁门隔着我呢，递不进去。”

胖嫂这才打开铁门，指了指门贴口的“请换鞋谢谢合作”的纸条。

张三忙说：“嫂子，我不进去啦，就是问一下你家丢没丢男羊毛背心。”

胖嫂：“我家一窝子女的。”

张三：“人不熟，不了解，我再问问楼上。”

胖嫂火速地关门。

张三：“唉，这鬼地方……”

12. 五层楼上倒有一扇防盗门是敞开的。张三敲门。

屋内刚才伸头的那个小伙子拿起一把菜刀，奔向门口。房内的几个在翻箱倒柜的年轻人立即停止了动作，静心屏气地听着门外的动静。

张三继续敲门。

紧张的小偷们。

张三敲门敲不动了。

门前没有什么拖鞋之类的东西。

张三：“这家子倒也心大，没人防盗门也不关。”

13. 张三上到了高层楼。在一家有鞋的门前停下。敲门。

门开了一条缝。

张三隔铁门相望，犹如探监一般。

门缝露出一个老头的脸。

老头：“小伙子，你挨家串什么呢？”

张三：“您阳台晾没晾件羊毛背心，掉在楼底下啦。”

说着抖开背心。

老头：“我两个儿子都在公安局上班，你问他们去！”

老头有礼貌地关上了门。

张三：“人心隔肚皮，眼下还垫了块绝缘板。”

张三刚欲下楼，对面的门打开了。刚才那个背东西的小姐和他男人和儿子出来。

张三又来劲了：“这是不是你家丢的？”

小姐：“我家没有这烂玩意儿。”

小姐的男人：“我说，你赶快给我拿走，你不

怕传染爱滋病，我还怕呢。”

他们的儿子：“给我们教室绑拖把。”

小姐拉着孩子就走：“揉眼。”

张三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14. 张三下到五层楼。

刚才敲门不开的那家小偷们正抱着电视机往外走。

张三走到门口。

俩小偷吓得缩身，放在电视机上的包袱掉在地下。

张三赶忙弯身给拾。

张三：“怎么，搬走哇？”

那个留长发的小偷：“呵，不，不，不是……”

说着往屋里缩，屋里的小偷乙把他又推了出来。

小偷乙：“我妈抓奖得了一套房子，这不，今天就搬走。”

张三：“比这里大？那是几等奖？特等吧？”

小偷丙：“当然是。”

小偷丙提的是一台录相机，他急着往外走。

张三：“我家中了个一等奖，就乐的屁颠屁颠的，谁知天外有天。”

小偷乙踢了小偷丙一脚。小偷丙提着录相机溜下楼去。

张三：“你们家是在哪买的奖券？”

小偷甲：“就在附近买的。”

张三：“别急，待会儿。买多少张才中的奖？”

小偷乙边说边往外挤：“就一张。”

张三：“一张就中特奖！我的那口子打这奖一出来就月月都买，十张八张的买，我看攒起来买间房子也够啦。”

小偷乙：“噢，噢。”一边讪笑着要往下走。

张三：“我帮你抬上。”

张三不由分说抓住电视机的把手，小偷乙像吃了酸杏似的表情。

小偷乙：“我说爷爷，你让我走行不行？”

张三：“别忙，咱爷俩抬上，省点劲。”

两人一抢，就地转开了磨。

那个留长发的小偷使坏，伸脚拌张三，张三松手，小偷抬着箱子就往下跑。

张三：“慢着，别把电视机摔坏啦！”

张三还想上前帮忙，小偷乙猛回身，抱着电视机跑下楼去。

小偷甲侧身挡住了张三。

张三：“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悠着劲儿，慢慢搬呵。”

小偷甲见同伙的两已不见踪影：有礼貌地对张三：“大爷，拜拜，欢迎到新房来玩。”

张三：“你家的羊毛背心。”

从楼道传来油腔滑调的声音：“送给你，大爷。留个纪念。”

15. 张三拎着羊毛背心进屋。

丁丁哭丧着脸：“爸爸，我尿裤了。”

张三：“你……”

丁丁：“这事可不能怪我，我……”

张三：“好了，好了。快去换条裤衩，给爸爸写个告示。”

张三拿钥匙走近了丁丁。

16. 楼前贴着一张“招领启事”——“谁家丢了一件带洞的羊毛背心，请到11室张三家认领。”

一群人在看着。

一公安将纸条揭下。

17. 张三家。

张三猛吸着烟头，烟火差点燃着手指。他随手一摔，但随即又拿手按住了。地下铺了一块花里唛稍的小壁毯。

张三把烟头学蚰蚰在手上蹦来跳去，不住喊：“烟灰缸，烟灰缸！”

丁丁：“要烟灰缸干吗？”

张三龇牙咧嘴跺着脚高喊：“你没有看见，下面铺的是地毯！”

张三乱跳狂舞。丁丁窜来窜去，怎么也找不着烟灰缸。

张三：“快，成心往糊里烫我怎么着？”